



世纪前沿

Public Opinion

[美] 沃尔特·李普曼 著

Walter Lippman

阎克文 江红 译

公众舆论

3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公众舆论

[美] 沃尔特·李普曼 著 阎克文 江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众舆论 / (美)李普曼(Lippmann, W.)著; 阎克文, 江红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Public Opinion

ISBN 7-208-06080-0

I. 公... II. ①李...②阎...③江... III. 舆论-研究 IV. 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240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公众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阎克文 江红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251,000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80-0 / G · 1058

定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译者前言

乍看上去，凡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舆论”这个概念可谓众所周知，关键是，它还显得不言而喻。之所以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大概只有这样猜测了：因为人人都和它有关，至少是可能和它有关。所以，自从它走出欧洲启蒙运动作家们的书斋以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日用概念，到如今，即使是个文盲，也无需先记住定义就能大体上知道它指的是一种什么现象，而定义恐怕反倒会把他绕得糊涂起来——且不管有没有能让人人都不糊涂的定义。

不过真要细究起来，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只要从“什么是舆论”这个起点继续前进，那么立刻就会面临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说，舆论是固有的吗？如果不是，它又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形成的呢？它能承载或者不能承载什么样的功能？它能达到或者不能达到什么样的强度？它能造成或者不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幸好，舆论不能没有主体，这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范畴内去审视舆论，虽然同样不简单，可至少不会漫无边际。毋庸赘言，“舆论”的主体就是“公众”，换句话说，舆论总是公众的舆论。这样一来，我们就碰到了另外一些问题，而且同样难以回避：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至关重要的是，“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的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公众舆论？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是独立的力量？

显然，梳理这些头绪是个非常复杂但也非常引人入胜的过程。这

大概就是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无论从词源学意义上还是从它本身的性质而言，舆论都不过是一些意见。公众舆论自然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意见。总的来说，意见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流通表达的逻辑，首先，意见不是知识，更不是对知识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可能会以某种程度的知识或信息为前提；其次，意见只是意见的主体对客体作出的反应，而不是对客体的本相的认知，当然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必定会以某个客体为反应对象。这种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特征和逻辑，既是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常常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任何舆论在展示着力量和宣泄激情的同时，也会包含着某些成见、偏见、定见、歧见或者门户之见，即使一个汹涌的舆论大潮也难以例外。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

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值得顺便说说的是，虽然这部上个世纪的原作一直拖到又一个世纪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但毕竟还是有了，总算没有留下一个彻底的遗憾。

由于国内读者对沃尔特·李普曼已经相当熟悉，对他的生平介绍就无需译者多言了，不妨摘录《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条以作备考，尚祈读者原谅这种取巧之道：“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

之一，……他的专栏评论日益流行，最后被不止 250 家美国报纸和大约 25 家外国报纸同时刊用。……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公众舆论》。”

本书的翻译由阎克文执笔第 1—13、16—22 章，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的江红女士执笔第 23—28 章，另约请山东大学的刘林副教授译出第 14、15 两章，全书由阎克文通校。由于作者文思跌宕、文笔精到、文风独特，译者均感到移译这部名著恐有技所不逮之处，唯勉力为之，以期不负作者与读者，舛漏之处，企待方家赐正。

阎克文 谨识

2001 年 8 月

目录

译者前言 阎克文/1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3

第二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第二章 审查与保密/27

第三章 交往与机会/35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43

第五章 速度、词语和清晰度/48

第三部分 成见

第六章 成见/61

第七章 作为屏蔽的成见/72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79

第九章 规则及其敌人/87

第十章 发现成见/98

第四部分 兴趣

第十一章 兴趣的激发/121

第十二章 重新思考自我利益/129

第五部分 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145

第十四章 是或不/163

第十五章 领袖与平民/173

第六部分 民主的形象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185

第十七章 独立的共同体/192

第十八章 压力、自由授权及特权的作用/201

第十九章 旧物新装：基尔特社会主义/212

第二十章 新形象/223

第七部分 报纸

第二十一章 赢得公众/229

第二十二章 永恒的读者/236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243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与结论/256

第八部分 有机化情报

第二十五章 打进楔子/263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270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282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性/291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

一

大洋中有一个岛屿，1914年时，那里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都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的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不过，他们的处境与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处境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弄错了6个星期，大陆上的人们可能只间隔了6天或6个小时。但是确有一段间隔。在那个时刻，人们照常各行其是的欧洲景象，与即将打乱他们生活的那个欧洲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在那个时刻，每个人仍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迟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生产不再有可能装运的商品，仍在购买不再有可能进口的货物，仍在谋求职业，仍在盘算生意，仍在抱有希望和期待，总而言之，世界一如既往。人们仍在著书立说描绘那个世界。他们信赖自己头脑中的那

幅景象。更有甚者，4年以后，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传来停战消息时，人们感到了难以言状的欣慰——屠杀结束了；然而，就在真正的停战到来之前的5天之内，尽管已经庆祝了战争的结束，却仍有数千名青年死在了战场上。

追溯既往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地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牢牢记住我们当下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信念会比较困难，但在论及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会自以为很容易地就能看出，他们一本正经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景象是多么荒诞不经。出于优越的事后聪明，我们会坚持认为，他们必需认识的那个世界和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世界，经常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在一个经过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上进行统治和战斗、从事贸易和改革，但他们却给这个现实的世界带来了后果，或者什么也没带来。他们动身去印度却发现了美洲。他们看到万恶淫为首却要绞死一个老妇。他们认为只卖不买就能发财。一个哈里发为了服从他所认为的真主的意志，竟然烧掉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大约在389年，圣·安布罗斯*撰文陈述了柏拉图山洞里那个坚决拒绝回心转意的囚徒的情况。“讨论尘世的性质与境况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谕足矣。‘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七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争论神究竟是把大地吊在了空中还是放在了水面？为什么还要争论那稀薄的空气如何才能托住大地，或者漂在水面的大地何以不会沉入水底？……并不是因为大地处在中间，好像悬浮在平衡状态，而是因为全能的上帝靠他的意志的法则而强力使然，从而变动荡和虚空为持久的稳定。”^[1]

* St. Ambrose (约339—397)，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以擅弄政治权术著称。——译者注

它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谕足矣。为什么还要争论？但在圣·安布罗斯弃世一个半世纪之后，舆论仍在这样的场合为了截然相反的问题而烦恼。一位名叫科斯马斯的僧侣*，以其科学成就而闻名于世，因而受托写作一部基督教地形志，或曰“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2]显然，他十分清楚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他的所有结论全都以他所研读的《圣经》为依据。因此，世界看上去成了一个单调的平行四边形，东西之宽为南北之长的两倍，平面中心是被海洋所包围的陆地，大洪水之前人类就住在那里。其余的陆地则是诺亚的避风港。北方是一座高大的锥形山，日月环绕此山运行，太阳绕到山后就是黑夜；天空粘在地缘；四面高墙汇成一个穹顶，这样，陆地就成了宇宙的地板。天空的另一面是一个大海，形成了“天外来水”。天海和宇宙极顶之间的空间就是天堂；天地之间则住着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已经说过，人们生来全都住在“大地的正面”，他们怎么可能住在所谓正相对应的反面呢？“我们被告知，由于这样一段细节赫然在目，一个基督徒就不应当‘还去谈论什么对应面’。”^[3]

他根本就不应当涉足那个对应面，任何身为基督徒的君主都不应当给他一条船以便试个究竟，任何虔信基督的水手也不可能想去试个究竟。对于科斯马斯来说，他的天体图毫无荒诞之处。只要记住他的绝对信念——这是宇宙的地图，我们就会开始明白，他将多么害怕麦哲伦或是皮里**那样的人物，以及冒着与天使和苍穹相撞的危险升到7英里高空的飞行员。同样，只要记住几乎每一个政党都会深信不疑自己为对手所描绘的画像——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中的真相，我们就会完全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暴烈。因而，它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击杀瑟瑟作响的帷幕后面的波洛尼厄斯，以为他就是国王，

* Cosmas (活动于公元6世纪)，又名因第科普劳提斯，商人、旅行家、神学家和地理学家，其论文《基督世界地形》中有最早、最著名的世界地图之一，以及有关拜占庭贸易的珍贵资料。——译者注

** Robert Edwin Peary (1856—1920)，美国北极探险家。——译者注

也许还会像哈姆雷特一样接着说道：

别了，你这可怜、卤莽、多管闲事的傻瓜！

我还以为你能过得更好；这都怪你命运不济。

二

大人物——即使终其一生——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个性而广为人知。因此，一个老生常谈也不无道理：仆人眼中无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书看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于自我虚构。当然，王室显贵也要构铸个性。无论他们本身是否相信他们的公共形象，也无论他们是否仅仅允许宫廷内侍对这种公共形象进行幕后安排，他们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是公共的与王室的自我，一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大人物的传记往往很容易就能变成这两种自我的历史。官方的传记作者是在复制公共生活，而披露内情的传记则是再现其他方面的生活。例如，查恩伍德·林肯（Charnwood Lincoln）就变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像，他不再是现实中人，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史诗形象，几乎可与埃涅阿斯或圣乔治*相媲美。奥利弗（Oliver）笔下的汉密尔顿则是一次宏伟的抽象，一座理想的雕塑，正如奥利弗先生本人所说，“一篇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论文”。那是一座联邦主义治国术的正规纪念碑，很难说是一个人的传记。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泄露了内情，他们就会不时地给自己装点一下门面。雷平顿（Repington）日记和马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日记就是一种自画像，在那里，内幕材料再明显不过地成了一种标志，说明那些作者是多么喜欢自我标榜。

* St. George (约3世纪)，基督教殉教者，英格兰的主保圣人。——译者注

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的那种画像。斯特雷奇先生 (Mr. Strachey) 说，维多利亚登基“在公众中间掀起了巨大的热潮。多情善感成了时髦；女王看上去还是个小姑娘，一头金发，美艳绝伦，天真无邪，平易近人，驱车穿过她的首都，这样的场面使得观众的心中充满了欢天喜地、温柔亲切的忠诚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首先来自维多利亚女王和她那些叔父的强烈对比。那些卑鄙齷齪的老头子，放荡自私，愚蠢可笑，由于他们的缘故，债务、骚乱和声名狼藉成了无休无止的负担——它们已经像冬雪一样消融，光辉灿烂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这里。”

M 让·德·皮埃尔^[4]首先看到的却是英雄崇拜，当时他是那位已经极负盛名的军事家霞飞的参谋部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整个世界给予了那位马恩河的胜利者几乎是非凡的敬意。行李管理员差不多被那些沉甸甸的箱子、包裹及书信压弯了腰，那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们寄给他的，用以狂热地证明他们的钦佩之情。我想，除了霞飞将军之外，没有任何战时统帅能够了解这样的荣耀概念。人们给他寄来了成箱的糖果——它们来自世界上所有的大糖果商，还有成箱的香槟和出自所有酒厂的琼浆玉液，以及水果、野味、饰品、器皿、服装、烟具、墨台和镇纸。每个地区都寄来了当地特产。画家寄来了画，雕塑家寄来了雕塑，可爱的老太太寄来了盖被或短袜，牧羊人则在他的营房里给他雕刻烟斗。世界上所有仇恨德国人的制造商全都送来了他们的产品，包括哈瓦那的雪茄烟，葡萄牙的葡萄酒。我认识一位理发师，此人独具匠心，用仰慕将军的人们的头发为将军制作了一幅肖像；一位职业书法家也不谋而合，不过肖像是用极为细小的书写符号写出的几千个短小句组成，句句都在吟唱对将军的颂扬。至于他收到的来信，各种字迹应有尽有，它们来自所有的国家，使用着每